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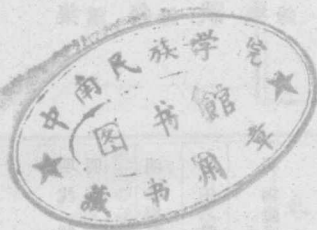




642624

第二七八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附	楊	山	滄	青
	忠	海	年	霞
	愍	漫	溟	
錄	集	談	錄	集

卷二十八冊

明	明	明	明
王	李	任	沈
元	攀	環	鍊
敬	龍	撰	撰
編	撰	撰	撰
……	……	……	……
一	一七三	五七九	一

明 楊繼盛撰……六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霞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道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臣王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青霞集目錄

別集類五
明

卷一

文集上

卷二

文集
中

卷三

文集
下

欽定四庫全書

青霞集
目錄

卷四

賦

卷五

詩集
上

卷六

詩集
中

卷七

詩集
下

卷八

論草

卷九

兵說

卷十

尺牘上

卷十一

尺牘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年譜

臣等謹按青霞集十一卷年譜一卷明沈鍊

撰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漂

陽知縣後官錦衣衛經歷疏論邊事並劾嚴

嵩廷杖謫戍復為嵩黨路楷構入蔚州妖人

閔浩案中棄市天下冤之隆慶初贈光祿少

卿萬歷中追謚忠愍是編本十六卷前為詩

文後附年譜事紀祠集鍊子裏有刻集紀原

言方鍊被禍時籍其家燬其著述又榜禁毋

許藏匿副本是編益裏所口誦而心記者然

僅什之一二後復得武崇文所藏本始編次成

集其文章勁健有氣詩亦鬱勃磊落肖其為

人以詞藻論雖不及鈐山堂之工然嵩集至

使天下不欲讀當時為作序者如湛若水崔

銑諸人至以為文章之玷而誦鍊集者至今

欽定四庫全書

肅然起敬此則流芳遺臭視其自為人心是

非之公有不知然而然者矣今錄其原集十

一卷而以年譜一卷附之至鍊之事迹彰彰

史冊日月爭光不假後人之表章其事紀祠

集所載贊頌諸作則驟從刪雜焉乾隆四十

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家鼐

總校官臣陸費墀

青霞集原序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嫉之方力搆其罪賴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會宣大數告警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寇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寇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野行者之誠以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顧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

欽定四庫全書

青霞集

一

而下痛諸將士之日管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鳴咽歛歛而以其所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為重於時而其所著為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中朝之士雖不敢訟言其事而一時間寄所相與譏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讎君者亦報罷而君之故人俞君於是哀憫其平生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襄來請余

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

遺乎哉孔子刪詩而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而下其間忠臣寡婦幽人慙士之什並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胥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

欽定四庫全書

青霞集

二

亦未必無錄之者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憤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歸安茅坤拜手序

欽定四庫全書

青霞集卷五

序

贈將君冠帶序

明 沈鍊 撰

士民入衆而冠服制也邑之里將君實以是官而同黨
咸榮之謂當有詞命所以嘉重事而揚光輝俾余述之
夫冠服者名器之章也一命之爵懸於天憲被而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既與韋布異矣不寵榮之可乎知其榮而已矣美衣裳
而非德義都名器而薄忠信瀆王之章而慢天憲焉是
同黨之所辱也而何榮之有夫玄豹不飲而澤文章所
以榮百獸也鳳凰之有羽毛所以異衆禽也無謂其爵
微名器不殊焉負名器於其身則思寵榮知寵榮則思
分守矜莊肅穆儼然而章采之以與忠信並美以重王
官之輔轍以揚士民之德義以對鄉閭之嘉命以光昭
明之法服然後其事嘉其輝長大夫以為能鄉黨以為

榮勳容而德尊可以弗辱矣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言貴於副之也不然則衣裳弁冕緇素而玄黃之獨何
以美焉而被服之為美豈其與童子之飾侏儒之戲等
乎德足以副服則服以益光義足以思寵則寵以益揚
故古之美德者象服以江河文章以雲漢言弗辱也今
之君子服其服而駕馬慎弗辱而已矣

贈東沙公拊拊四川序

代作

世有名山大川則必有名公鉅卿其光輝符采足以相
映發云記曰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夫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之東西與周召之豐跡豈不與日月並明哉海岱之雄
於齊也則有太公管仲函谷之壯於秦也則有由余百
里奚迺其明德茂功聲名之昭灼可以勒鼎彝而垂竹
帛歌金石而舞之羽毛也然後其精氣發於星辰之上
而芳華曜於岳瀆之間施及於當年而橫流乎來世無
紀極矣吾蜀古梁益之地而蠶叢魚鳧開自初古岷峨
之崔嵬已峽之潺湲與夫劍閣之固瞿塘之險而錦城

之垣闕天下稱峻焉夫亦曰沃行之府而金湯之奧區也而吾東沙公實秉節鉞往撫拊之公懷溟海之英而振九牧之表其衣裳之矩度帶珮之鈎衡足以羽儀百寮而剛柔之質應乎四時文武之材宜乎五土天下人士聞風聲而景慕謐名號而悅者何可勝數以是明德而發之於文獻其起凋瘵之民而登之乂服之地撫全蜀之衆還至仁之域所以輯綏土宇而震寧其山川延其永世之澤而不朽之鴻烈不與岷峨巫峽並峙於天壤不已也事有所感合而理有所相符巨闕莫邪天下之利器也則以之割犀兕而成威伐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世之所謂奇寶也則以之連城而照乘自古稱蜀之難治非漢之諸葛孔明宋之張忠定公則不能稱治蜀之功而與蜀並傳公之在今其名德何讓焉其名世之跡當與周召比隆而以私於吾蜀僕本蜀人也固願書之以貽從者

贈兩松鄭君五十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飲兩松君彬彬然其可謂有德君子也家於邑之巖鎮里桑梓翳乎若縈雲烟子姓昆弟聯室而比居於是人稱鉅族矣挾數千金負劍馳良馬遨遊吳會間人且稱鉅商矣然而兩松君衣冠不殊有文雅之辭而無誇榮有揖讓溫恭之行而無所毗麗處於韋布而不流交於縉紳先生而不隘又將其子若諸子宦遊而學處弦歌而吟諷日鏘鏘然盛於詩書矣今年且五十某月某日為其生之辰諸君子懷其德義樂其登年也則相與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四

鴈為壽而屬余辭以祝之余固獲與兩松君遊而兩松君之諸子則方挾策處於余之門余知兩松君之賢昭明矣余惟琴瑟無求而良工調焉為其有雅音也君子不言而衆好焉為其有明德也明德之光譬之於星辰而曜形無有定質故木不必其梁柱而後為良材玉不必其瑚璉而後為美器君子不必其黼黻也而後為明德始余讀貨殖傳余有異於司馬氏之言以為君子服道而登庸被仁而處義以彼之程工計材豈所施於禮

樂之際哉過今觀之不然物各足其所受而英華發人各順其所能而懿美昭故敬仲交能於經國孫武展奇於論兵王爾奏巧於運斤白圭奮財於居積其為術不同而用則一也至陶朱公以處國則伯天下以處家則累千金又超然遠矣乃其盛節令文復不在於材技之間乎故夫兩松君之壽可以觴之矣夫樂其容止將贈之髮齒懷其聲音將不忘於其心故進之以旨酒者所以俾永久流之以歌詠者所以洽燕和然則江湖之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其廊廟之適而五十之齒百年之祥也族姓將日以蕃昌而子若諸子將日浚明使其衣冠車馬之盛聲華文物之美里宅遨遊之樂黃耆鮐背之徵昭然若行日月而索星辰固明德之光曜也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諸君子之所以祝兩松君者將無是之言乎

贈懷德陳君六十序

余與懷德君固有通家之誼云昔君之子子仁為邑弟子員負笈從余遊獨久其意氣慨慨也直欲薄於霄漢其行義輕金石也余至今懷思之其二季子中子實亦因是歲時往來叙殷勤不廢曩歲余驅車馬過君家飲酒連日夜樽罍引滿握手相與交歡余見君之顏貌豐澤風義之敦厚而嘆君之福履未艾也君外家之子戴子雍亦余之諸生愛且重之不讓子仁而戴生固請余文辭以為君壽雖然微戴子請余余亦為之矣夫丘壑之人之與廊廟之士其趣舍殊也韋布之澤之與冠蓋之義不同也然而其德施均焉天之於有德若降嘉穀然既與之美質又欲其峻茂而條成也則雨露以滋之風日以暄之於是種美者則穎穗全德厚者則福祕備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愷悌君子福祿攸降夫惟玉瓚之麗密而後黃流載之非君子愷悌福祿何以降之手暨之流風率多以氣力相凌不因循於本實而惟其末流之為勝則自以為多智能矣而君獨不然雍容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六

寡言敏行以退讓其容色溫然若處子也人以非意見
凌固安受之故君未嘗求勝於人而人亦莫能負之也
君蓋質成於自然所謂天之生嘉穀非耶記曰嘉穀之
生則和氣成之矣懿德之邇則福履盈之矣

送鄭梧野序

夫人之遨遊與其周覽也豈非達性命之理然乎世之
覲覲者安土而重思伊嚶兒女之歡賸懷桑戶之內至
於老死而不離暨其委頓沉冥復歸於無有則疇昔之

欽定四庫全書

青
秋
集

七

宛戀而不能已者亦奚啻萬里哉故達人高士恒寄跡
於山水托意魚鳥以據其無窮之思誠識絕於塵俗而
機見於隱微也迺若莊生濯纓於濠水之上子長振屣
於齊魯之間向平肆武於五岳之巔鄭子抽筆於吳會
之際斯可謂異世同遊殊地而合轍者矣始鄭子梧野
自歛來伏讀典記好奇而貴博余一見伏其才氣所謂
奔軼絕塵而不與世同其閭域者也既乃慨然感虎林
龍井與吾會稽禹穴雲門若耶之異從其友望洋劉子

海樵陳子上下巖谷往來洲渚凡山名而水勝者必窮

日而矚眺徘徊徬徨顧懷而不能去又恒必賦詩相與

唱和酣歌以發其感慨而纏綿其悲嘯夫古之大夫取

其登高能賦而懷古之士必於是稽之乃鄭子之賢達

觀於萬物窮源於性命則有出於登高懷古之外者矣

矧足喻其詞翰之美乎雖然詞翰者所以見志也傳信

者所以砥俗也彼覲覲者得是而詠之又烏覲其不浩

浩者耶

欽定四庫全書

青
秋
集

慶慎子得子序

慎子之舉子也同黨之俊髦相與悅豫抱熊羆之豐兆
持弧矢之荼器比圭璋之休德以薦幣帛之好以合慶
辭於是沈子載爵而興曰慎子於是乎可以慶矣夫慶
禮之重者三而冠昏不與焉得年而慶所以樂壽考也
得爵而慶所以加志也得子而慶者所以重嗣續也道
莫大乎嗣續蓋蓋不珍君子燕之故古者男子生而謂
於廟陳俎豆之容歌生民之詩祭用少牢乃以男子升

於席端食以菜盛被以遺衣以為嗣續成則蒸嘗無廢
而以其宗嗣之故也其為宗族也以暨鄉黨朋友亦莫
不宴且樂之宗族之樂者樂其孝也鄉黨之樂者樂其
義也朋友之樂者樂其有仁也孝義而能仁可以有後
矣慎子雍揚夷雅被禮義而佩詩書率以所響足以婉
是三德而又承以奕世之澤發以方升之光萃以川興
之秀綿以文理之緒如是而有子宜不廢慶而況嗣續
之道古之所重者哉故慎子之燕不得為靡而諸髦士

之薦不得為渝禮矣諸髦曰君子之言義則悲於鐘鼓
而入奚以熊羆張旌璋璚幣帛之為然加其始必懿其
終要其福必縻其從揄揚之既卒也斯何以祝之於是
沈子續生民而登歌曰擊鼓湯湯其泣嗶嗶鞠之育之
其頤其康其頤其康穆哉蒸嘗再歌曰吉月良辰日維
以生君子令德以莫不昌爾福祿之第相考無疆卒歌
曰吉事維熙其來孔多被美好爵君子是縻又曰壽考
燕樂如之何詡兮詡兮以莫不庶兮於是歌之三終舞

之三成反爵致辭稱禮而後已焉

贈戴將軍漕運序

將軍被甲承胄率校士數十人卒三千餘擢樓船漕運
軍儲果米十餘萬斛由會通河直達都城數千里而因
廩無狼戾之粒什伍罄壺漿之歡洋洋乎將協鼓吹而
歌戴金石而頌也豈不盛哉於是民部嘉其廉平督府
紀其勞勩既其還也縉紳逢掖之士又相與揖讓而贊
嘆之美其尚文而服武處乎諏而懷遠猷也沈子曰古

所謂將帥之明畧者豈獨矢石之間乎余於戴將軍微
之矣昔三代之選其育材也同方其舉士也齊術征伐
禮樂無所分而至於免且之徒足以干城采摯之夫足
以謀國豈其習成於妙算更事文墨之際乎其道實則
其機會足以相通其源本一則其枝流無二也余讀漢
任宏所述兵法諸書喟然異之然未嘗不恨其說之延
蔓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夫揚威不在乎擊斷而服遠不
在乎誅討設機不因乎戰陣成功不係乎凱旋折衝樽

俎之間制勝帷幄之內何必梁麗然後攻城洞黃以當
遠哉將軍囊橐典藉不採一錢此與古之將租不入幕
府者併肩矣而威嚴不弛慈惠先之所謂一言被下而
三軍懷扶續之仁者非耶乃復甲士三千貫魚而受約
樓船百斛駢踵而西馳嘉績茂昭而頌聲大作此其與
將帥之成功又何以異者方今邊境驛驛套寇竊發詔
書且數下求將帥矣夫寶劍以試鏖然後可以割犀兕
矢以穿楊然後可以貫石以將軍之畧如此豈獨稱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一

贈祝君新居序

余緬想古巢居之世何寥廓也哉既以人文之交錯棟
宇之制既備而臺榭之室煩興剏厠精於化工彫華縟
於繪事於是土木文繡之譏發而匠作之禁行焉乃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二

人倫之揖讓衣冠几筵琴瑟之攸錯惟其構櫓修而後
登降舉則家室者是禮樂之所以成其何可廢之詩曰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夫陰陽之渺
而彼泉流也風人何取焉夫衛公之能振其光烈而禮
樂之將興非耶余結姻於鳳山而鳳山暨古峯君為金
石交余以是知古峯君之賢而君之父某君又賢於是
率其諸子新營第宅親交賓黨將修辭令而往頌禱之
此亦古之道也余高古人之風見四方瑤璵瑰璋之士
則願傾蓋交歡之又往往於賓友間聞君個儻精微容
與於俊髦魁梧逢掖而其文藻之逸邁有足稱其意氣
余固時時願往候之而君亦不鄙余之固陋過從里閑
語移日而不厭固知君心之所向往將頡頏雲霄之上
揚歷燕秦之舊壘抽筆過乎三都憑軾經乎許下而不
止於田舍之間也乃若楨幹之壯麗毫飛之崔嵬世之
人猶然美之而哲人高士亦固日憂俎豆之無所蓋藏
車馬之莫旋而不免乎崇飾斧斤恢弘其宅宇由是禮

樂載興而玉帛弦頌交辟乎其中然後豪彥爭馳於四域而聲名光昭惠澤遠施德成於天壤功勒於後世然則室家之修明豈獨在於桑弧蓬矢之後乎故夫君父子之心有光於衛公而諸君之頌禱亦庶幾得風人之義矣余愧夫齷齪者以為懷居安土示榮榮於土木而不察夫鴻鵠之志者因是著篇焉

壽火孺人六十頌并序

余友李直夫客維揚余以是得聞文津君與其從子周卿元卿之賢余信直夫之重質且多藻才相從過頓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直夫出盛大卿所謂火孺人壽篇屬余踵其意重為之頌火孺人周卿元卿之母氏而文峯君之配文峯君文津君之弟也余赴選部時道出維揚又聞得與周卿元卿遊余詎能無言哉余讀劉向烈女傳至姜后之脫簪永巷以諫宣王也為撫卷而太息宣王中興之美昭明乎日月至於車攻吉日方叔召虎之徒翱翔皇路而誕布於四海藹藹乎盛矣原其本始於房閨之間而閨帷

之際也暨春秋以來若冀缺鮒田致警樂羊斷機成業薛宣挽車耀美而梁鴻以舉案揚名皆有淑懿之婦慎修而翊贊之而後數君子之德誼宣於閭里光輝著于方域然後知室家者昭著之原也簪珥者冠纓之範也綢繆不飾則輶琫不莊輻輳不矜則輅車不肅婦道之顯融鑒之乎九鼎幾其重矣而世有鴻筆鉅藻之士多揚勵乎外庭而率畧乎中饋揀明俊髦而希聲乎燕婉是以哲婦之風烈鮮聞焉余覽盛大卿之文夷考夫人之行而知火氏之所以興也其言夙夜兢兢之節昭矣其相文峯君砥礪文義而克昌乎家道母儀諸子皆明習詩禮而周卿元卿風義慨慨又能佐其伯父文津君章明其閨閔而火氏之聲光彌著謂非夫人之賢有以相助之於其先而表儀之於後其克然乎琴瑟之音不調則鐘鼓之聲不得宣越蘭蕙之芳不烈則荊棘不除物性固如此矣夫人踰春秋六十而率履若朝夕福祉榮乎晚節而華曜結於末路縉紳先生人為之發揚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盛美而登諸牘報將與古之淑妻賢媛克贊君子之義而章美其家國者比潔而並傳藉令其德之不備而辭之不可繼也疇能為之哉然後知婦道之重而夫人之頌之不可已也頌曰蘭之榮矣其蕙其馨孰云哲婦而不成城閨閣潛曜庭宇孔芳抱質而老靡雪靡霜瞻彼日月其烈彌揚下壽臻矣上壽用將德之嫺媽家室明光

贈王龍山五十序

欽定四庫全書

音義

十一

王先生客遊京師數年既通籍於太醫氏比今年且五十若某月日是懸弧之辰所與同遊諸君子謀為之舉觴稱壽而徵言於余余惟王先生之意思忱忱乎賢哉固宜稱之壽云余固好賢居有才人賢士則聞流風而太息觀色澤而踟躕不遑飲食寢寐願與翱翔上下其間誠發於中心而不自知其故余夙知王先生之賢惟好之與之往來不下數十年既熟觀其為人而聞其論議彬彬乎是雅達君子也則又重為之太息而踟躕曰

世有若人俾任不通於其志位不稱於其才而徘徊塞連不得脫迹於風雲之上豈獨是命乎哉若古昔賢豪瑰博之士懷志等於金石噴氣薄於江河精明貫於日月不遇知己崎嶇於險阻沉寔於下等微文抑華與流俗者伍誠何可勝數也乃於今悲之或曰王先生學不為章句仕不為榮達其客京師亦將遊觀都邑之美歷覽文章之盛頗發其幽沉慷慨之聚終京去而江海居何必金馬玉堂然後為適也余曰焉不為千里之駒而伯樂從之不釋玉不為珪璋之飾而和氏寶之不遺士不為必聞於人而知己者睠睠不已天之生美才令質固曰於世用之豈獨有輝光隱於昧與聲嚮沉於淵泉已乎王先生非獨其賢之足尚固多材藝暇時流觀於典籍吟覽於篇圖至其所得與其憤憤之懷各精能於吟詠翰墨繪畫之間又非獨擅岐氏之業而已若茲者自當俾之驅馳王路輝飾盛時而一展其能歟既不為過而一太醫氏之職繫其美可不太息於知賢好士者

欽定四庫全書

音義

十二

哉故子能發機於衛霍曼情感慨於儀秦揚雄幽憤於
玄經退之羨榮於二鳥是則用不用者才也遇不遇者
命也知不知者人也於王先生誠何憾焉茲足以揚歷
諸君子之推矣諸君子曰古稱百金以為酬千金以為
壽王先生之賢鬱鬱而子且擢之何以千金為榮吾且
以吾子之言稱焉王先生名萬春字子久世居山陰之
王家澍其尊君名榮字世榮推尚於鄉邑乃其賢有自
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上

送常州焦別駕考績歌詩序

常別駕焦公將以考績上天官而郡邑之士大夫為歌
詩贈之宜興進士湯君屬其事於余為序余入境觀常
之風俗又讀諸大夫之歌詩而知公之績道美矣昔者
商周之際乘軒車而仕者其時冠裳皆有成紀長貳叅
輔皆有成職金穀師賓皆有成度歲月旬時咸有成要
君子率皆守職因循奉憲掌職無所改轍施令以張美
姓號於四方以炫燭百氏之耳目以逞奇采之跡而令

德懿道不言而入於民心者無為而自然如雨露之膏
於萬物也如喬木之蔭久而恩澤布矣於是乎有街衢
之誦輿校之頌於其往來征行之際入有大夫士贈送
之什於是諸侯陳之天子采之而百官之令績章焉公
之參於常見諸守其攝於宜興也無所改於其令而大
夫士之頌美咸輯焉知其不言而入於民之心者深也
夫績也者假絲縷為言也考者徵諸其實行也故官師
之績譬如絲縷然日積於民心然後為績乃若稽時日
之程累米鹽之數鉤朱墨之故計胥吏之言此具文矣
乎不可以徵焉者也然則何徵徵諸其歌詩已矣夫民
心之蘊積動而為咨嗟形而為頌美發而為歌詩傳而
為金石乃今觀諸士大夫之歌詩洋洋乎濟濟乎皆嘉
樹之咏羔羊之風義聲仁澤流被乎篇籍夫令譽不率
成美言不虛襲衆好不佞得嘉禮不妄招然則公之令
績不慙著矣乎公為政之年無所受獨受諸大夫之歌
詩嗚呼此其為歌詩徵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上

送鍾少府赴黃陂序

曩余令溧陽識未菴君余既改令他邑者再今又以薄宦遊京師君歲時訊問不絕知君之篤故舊不忘人倫也君舊以三舍生釋褐為長沙縣簿被服去服闋謁選補黃陂過從道別索余贈言余詎能無言贈之哉雖然余何以贈之余自惟束髮讀書以至於今未有聞者往往竊伏而思之以為人之生在義義當於人心則從義不當於人心則否夫吹竹彈絲敲金戛石非獨其宮商中音疾徐應節取適於耳也乃其憂苦悲思必有義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故能令聞者惕然動心而況其大者乎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夫君臣其大焉者乃其細故米鹽簿書拜迎鞭撻猥瑣而齟齬又孰非義世之仕者大官則據高位而為邪小官則靡靡不振效為鼠竊其畏縮甚矣曷由明義而達道乎君之往為黃陂也無若是靡靡者君之篤故舊不忘於人倫其於義甚昭昭也其才足任然欲君之明其大者其在上者有好義者我則盡誠而

事之竭股肱之力而奔走之其有所建立猶諸家之為之者我則樂之也有悖義而行者我不失其節免禍而已不能為之使也今之為郡縣者無幾為上官之役徒矣為上者居然役之而不讓為下者甘心役之而無所辭夫為郡縣與之併肩而為王臣安能為之役哉記曰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推此又其細可知矣非君之篤於義余曷為是推明之若榮華其辭說取適於人之耳目而不悅於心亦非贈言之義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送沈江村使君入觀序

後世之學士大夫論南面之道者每發憤於古封建之難而茅土自紆也夫指掌論事至攘臂慷慨徒追軼先王之遺風若獵雲霧然豈不見謂迂濶不根者哉然世之守宰奉檄而為政對百姓若賓旅視官府如傳舍莫有矢心精白為朝廷當事者則以分土之寄不專而輿籍不長也嗟乎使天下之為守宰者皆如使君之在郡則不封建何害焉夫國家之於官司百吏星區而林立